

## 欧阳予倩：一窗秋雨，万户春风

本报记者樊攀、田晨旭

“箫声渺渺，故人杳杳……”在一阵浅吟低唱中，演员们迈着缓缓的步伐走上舞台。5月10日至17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16级话剧影视表演专业的22位同学在戏实验剧场现代话剧《桃花扇》，以此纪念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戏剧教育的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

今年恰逢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和新中国戏剧发展70周年。戏剧、导演、电影、舞蹈、京剧……在70余年的艺术生涯里，这位艺术家在诸多领域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财富。

### 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

欧阳予倩出身于湖南浏阳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著名学者，谭嗣同、唐才常等都是他的学生。官绅家庭的家教严格，专业老师为他讲授经义策论和英文。清末科举被废后，他又留学日本。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有很多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是他却选择了艺术的道路。

他和戏剧有冥冥中的不解之缘：

“我看到对面的一个，用粉涂在脸上……我觉得浑身紧皱起来，立刻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又觉得好玩，又觉得难过。”不过十岁的他在一次堂会上看到一个演员画花脸时有了一丝悸动。

“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可是我心里想倘若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会输给那位叫李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看到李叔同等表演的活剧《茶花女》，他开始接触表演新剧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团体春柳社。

1907年，加入春柳社的欧阳予倩参演了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活剧《黑奴吁天录》，自此开始了演艺生涯。

但这条路注定是不容易的：

为了实现满意的艺术效果，他一次次地揣摩人物角色。在春柳剧团，为了研究新的哭法，他“躲在张家花园的草地上用种种方法去哭，每回总是弄到气喘声嘶，胸口痛半天不能好”。

为了从事职业戏剧艺术，这位洋学生曾忍受来自社会、家庭的歧视和反对。春柳剧场解散后，他成为职业京剧演员。他说：“我要韵秋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写信劝我回家，我回信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她也就不再说什么……”

### 探索话剧的民族化

“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清代文学家孔尚任所著的《桃花扇》是我国的一部经典戏剧作品，讲述了明末清初，“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结识秦淮歌女李香君后两人坠入爱河，在经历国破家亡后爱情破灭的故事，这部被欧阳予倩多次改编的作品，也折射出这位大师的艺术轨迹。

欧阳予倩和侯方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身处一个动荡的年代，可他们最终的选择却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侯方域选择归降，而欧阳予倩成为一位推进进步思想的戏剧家。

《桃花扇》是欧阳予倩的一部代表作，老院长曾经围绕这部作品创作出多种艺术形式作品。”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陈明教授是此次排演《桃花扇》的导演，他说，欧阳予倩一直在探索话剧的民族化。1937年，随着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从小深受谭嗣同等人进步思想影响的欧阳予倩发现艺术同样能起到抗日宣传的作用。

欧阳予倩将孔尚任的《桃花扇》改编为京剧，突出赞扬了李香君等崇尚气节的老百姓，对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人“狠打了几棍子”。

女儿欧阳敏如在回忆中说，父亲怀着满腔忧愤之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改编，“一气呵成把剧本写出来了，排了不到三天就匆匆搬上了舞台，当时观众的反应非常强烈”。但《桃花扇》没演几场就被禁演，欧阳予倩也遭到了日军和反动派的威胁。

### 戏剧教育是投入最多的事业

在中戏人眼中，欧阳予倩是他们永远的“老院长”。从1919年主办南通伶工学社到1950年成为第一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戏剧教育是他一生投入最多的事业。

“南通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官僚养习所；力图培养出有新文化知识和修养的演员……”这是伶工学社的办学方针。在欧阳敏如看来，伶工学社是父亲“养成新人才”的梦想，他一面教学，一面向社会演出，将新思想传递给广大民众。

开国大典后，欧阳予倩被任命为国立戏剧学院（后更名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在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新中国的戏剧教育事业开始起步。

在那里，欧阳予倩亲自担任台词教研组组长，1953年，他邀请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专家商讨台词课教学方针，确定以“北京语系”作为话剧语言的基础。后来，他还参与了普通话审音工作。

在那里，他为学艺生身示范，为了训练学生形体，专门借鉴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基本功以及西方舞蹈艺术，研究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动作。

在那里，他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训练和表演。他建立中央实验话剧团，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使之与中国的传统相结合。

“秋雨黄花一窗秋雨，春风杨柳万户春风。”1962年，欧阳予倩先生逝世，郭沫若写了一副挽联。首都文艺界在首都剧场举行了追悼会，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大会的艺术家。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戏剧。”1992年中戏本科毕业留校的陈刚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重新编排《桃花扇》，他将故事情节改动得更符合当代审美，并将破碎的桃花扇作为舞台布景，光影音乐的结合让这部经典焕发新的色彩。

# 不动声色

# 上甘岭：霸凌者是被“打尿”的

关山远

历史并不枯燥。宏大的历史，往往浓缩于若干细节，让今人回味、歇歇、感慨。

近日翻读卷帙浩繁的抗美援朝史料，读到这样一个细节：1952年初冬的朝鲜，一小队中国士兵换防撤出阵地，他们形销骨立，胡子拉碴，走起来有些摇摇晃晃——脚下的土地，松软若沼泽，坚硬的石头都已变成粉末。有个战士随手抓一把土，感觉咯得厉害，拔了拔，竟从土里拨出了32粒弹屑。沿途捡到一截树干，数一数，上面嵌了100多块弹头和弹片……战士们回望去，那一块块炼狱式的焦土，他们热泪长流，却是满面笑容。上甘岭！

### 一

上甘岭，是一个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江原道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的小村庄，背后是五圣山，前面有两个小高地，分别是597.9高地和537.7高地。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这两座高地。关于上甘岭战役，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编著的《世界经典战例：战役卷》如是表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实施坚守防御。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先后投入美军第7师和韩军第2师、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又2个营，另18个炮兵营，总兵力达6万余人；志愿军投入第15军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第31师和第34师第102团，炮兵9个团各一部另4个营，总兵力达4万余人。战役历时43天，志愿军经过反复激烈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终于粉碎了对方进攻，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300架，击毁大口徑火炮61门、坦克14辆的重大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是坚守防御的典型战例，而且是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典型战例。此战粉碎了美军和韩军的‘金化攻势’，进一步稳定了战线，为志愿军坚守防御提供了宝贵经验。”

“2.5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方指挥官、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四星上将范佛里特的心理预期——他原来计划：以5天时间和200人伤亡，夺取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然后夺占五圣山主阵地。事实上，美军连五圣山主阵地的边都没摸着。

范佛里特的迷之自信，来自他对美军的火力崇拜，“我要留下无数个炮兵的弹坑，以致能让人们连着一个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里。”

军事史上也因此有个专用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指的是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击和炮击，实施强力压制和毁灭性的打击，意在迅速高效地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使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人员的伤亡。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范弗里特成名于二战欧洲战场，上甘岭战役，炮火猛烈程度，已超过了二战。

有钱，任性。上甘岭战役之初，范弗里特自信满满，召开新闻发布会，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金化攻势”将是1951年“秋季攻势”以后所发动的一次最大攻势，是一次“扭转当前战局”的“摊牌行动”。但结果呢，原计划5天，足足打了43天，己方炮火确实极其猛烈，但己方伤亡也极其惨重，原计划仅以200人死伤的代价结束战斗，结果死伤了2.5万人，两个阵地居然都没有拿下来……

所谓“摊牌行动”，结果打瘫的是自己。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特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写道：“摊牌行动得到了一个令人嘲讽的结局。”“摊牌”成了笑柄，各家媒体纷纷嘲讽。范弗里特也不是 generally 都闷，他承认：“10月14日的金化攻势，损伤了美国对外的威望。”史载：在范弗里特的余生中，他一直对当初将之命名为“摊牌”、并且在新闻界面前大肆吹嘘悔恨不已。

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领王近山（《亮剑》原型、因作战勇猛，素称“王疯子”）冲上山顶对着南面大笑：“范弗里特啊范弗里特，老子把你打尿了吧！”这句话，成为抗美援朝金句之一。

### 二

如此可怕“范弗里特弹药量”，为何拿不下上甘岭？

军事专家总结出志愿军三秘诀：一，坑道；

“ 电影《上甘岭》中，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来传去，来回传了好几圈才把苹果吃完的情景，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有时送进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就有战士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望上甘岭战役，其伟大启示意义是：**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才会赢得真正的尊严！**

二，手榴弹；三，炮兵。

先说“坑道”。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在美军猛烈的火力下，逐步摸索出反斜面坑道战术，在上甘岭战役中进行了教科书般的应用，有效地削弱了敌军火力的杀伤。《世界经典战例：战役卷》一书写道：志愿军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构筑以坑道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战术上，志愿军以小部兵力坚守表面工事，大兵力屯于坑道内，保持较多的有生力量，以便抗击美军轮番攻击，不断投入有生力量，增强防御的稳定性”。简而言之：美军从南坡仰攻，但志愿军的坑道修在北侧，美军火力再猛烈，也难以形成太大的破坏。等美军一顿狂轰滥炸后，进攻的士兵以为守军幸存无几了，吭哧吭哧往上爬时，突然惊恐地发现：黑压压一片手榴弹迎面砸下来。

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再到志愿军，都牢记“从战斗中学习战斗”这句话——**你的炮火确实牛，但咱躲炮的能力也超级强**，等你炮击结束，咱从地底下钻出来，再把你揍回去。所以，美军随军战地记者，不止一人描述了这样的经典画面：炮击刚歇，硝烟未散，按“常理”判断不可能再有生命的阵地上，突然间有奔跑的身影，玩命朝下面砸手榴弹。美联社曾报道过韩军一个连的进攻，“但见一个中国士兵起来挥舞着手臂向韩军投掷手榴弹，他几乎独个儿击破这次进攻。”这个中国士兵，名叫高守余，美国有家报纸曾经在头版报道过他，标题为《“杀人魔王”高守余》。当时，高守余所在的班趁夜夺回阵地，恶战之后，这个班只剩下高守余一个人，天刚亮，敌军的攻击就开始了，由于密集集的炮火封锁，高守余得不到任何支援，一天就吃了口袋里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用手榴弹、爆破筒独自裹伤而战，击退了敌人六次冲锋，此次战斗，他一人歼敌120余人！

上甘岭战役中，**美韩军队一度占领了高地的表面阵地**，志愿军仍能退守坑道，来配合二线部队实施反击。在近战中，手榴弹成为最好的武器。有一项统计：志愿军15军45师在23天的战斗中，消耗了10.65万颗手榴弹，4.6万颗手雷和1500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遗弃的手榴弹、手雷。

志愿军炮兵在上甘岭一役中也有出色表现。战后统计，美韩军在战役中的伤亡有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的。时任15军军长的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道：“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他认为：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战术俏皮**”，说的是志愿军炮兵总结出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让人吃尽苦头。在1952年10月30日，志愿军炮兵玩了一回“回马枪”：先是一阵炮轰，然后炮火延伸，机关枪响起来，敌人误以为为志愿军反攻开始了，纷纷跃出工事，隐藏在山背后的预备队也冲出来，计划抢占阵地，哪想到，志愿军的炮火又回来了，在正展开进攻队形的敌人头上，一口气倾泻了一万多发炮弹。嗷嗷叫着往上冲的敌人大惊失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了抗美援朝末期，志愿军已组建了强大的炮兵队伍，虽然跟美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上甘岭一役，也消耗了40万发炮弹，创下我军炮兵纪录，美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可以想象，之前一直被美军炮火压制的志愿军炮兵们，是如何酣畅淋漓地打出这40万发炮弹！

### 三

1952年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前线通讯员采写的新闻《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2月21日，新华社又播发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同名通讯。“黄继光”这个名字，从此深深镌刻于民族记忆之中。

黄继光牺牲于当年10月20日黎明前夕，前一天，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597.9高地反击，一夜激战，只剩下最后一个火力点了，

黄继光在身无弹药的情况下，毅然扑向敌人的射击孔堵住枪口。战友们趁机冲上来，全歼残敌，收复阵地。黄继光的壮举，后人感动之余，也有些质疑：他为什么不等一下，等战友来炸火力点，偏偏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其实，熟悉上甘岭史史的人都明白：如果不天亮前收复高地棱线上的阵地，等到天亮后敌人巩固阵地，控制住棱线，那么坑道就有被孤立并各个击破的危险。

黄继光壮烈牺牲的时候，离天亮只有40分钟了。他深知，战友们也深知，敌人也深知：棱线，就是生死线。韩国军人，直接将上甘岭战役，直接称之为“狙击棱线战斗”。

回首上甘岭战役，棱线的争夺战，异常频繁，也异常残酷，白天敌人占了去，晚上我军夺回来。在上甘岭，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的瞬间，很多发生在棱线争夺战中。第15军军史中写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打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除棱线争夺外，坑道作战也极为残酷，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后，对坑道进行封锁、轰炸、爆破、焚烧、堵塞，甚至向坑道里投掷毒气弹、硫磺弹。有的坑口被炸塌，有的被堵塞。坑道里缺粮、缺弹药，最要命的是缺氧、缺水，但战士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并在随后的反攻中收复了阵地。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电影《上甘岭》，忠实重现了这一幕。

给坑道部队提供给养，成为后勤战线最艰巨的任务。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米**，但这短短一段距离，是名符其实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八层炮火阻绝线和步兵火力控制网。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伤亡1.15万人，其中运输人员伤亡达1700余人，占整个伤亡人数的14%，可见当时之惨烈。电影《上甘岭》中，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过去，来回传了好几圈才把苹果吃完的情景，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有时送进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就有战士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鼓舞士气，部队领导甚至提出：“谁能送进坑道一篓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15军警卫连96人进坑道，其中包括跟随秦基伟多年的警卫员王虜，他受命带着二挎包苹果。只有24人活着抵达一号坑道，王虜也牺牲在途中，苹果洒了一地……

今天说起上甘岭战役，总会想起一个英雄的名字：有堵住敌人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道路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时刻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孙占元；有一人坚持阵地战斗，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人，守住了阵地的胡修道；有在牺牲前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的牛保才……仅在15军，就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占该军总人数的27.5%。上甘岭，是中国人的一座精神丰碑！

战争中，武器装备很重要，但**精神的力量，更不容忽视**！在武器装备精神的感召下，人的潜能一旦被激发，在天地间演绎寻常时光中难以想象的传奇，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战胜。《秦基伟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来到北京，毛泽东特地邀请她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毛泽东握着邓芳芝的手，表达对英雄黄继光的敬意。一位是国家领袖，一位是四川农妇，他们的儿子都牺牲在朝鲜战场。

这是一个时代的壮烈记忆。

### 四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 一路“背”歌

与削平，原本生机勃勃的大树终于干枯并倒下，成为茶马古道上一处令人扼腕的冷风景。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真实地唱出了背夫家人对远行者的期盼与担忧：“阳雀叫唤口朝天，小妹望郎一天天。白天黑夜望郎阳，迟迟不见郎回转。”

### 古道背夫铭

天全多山，县城却幸运地拥有一片两山之间的坝子。所谓坝子，乃是川话里对小型平原的称谓。坝子西缘，两山越靠越近，湍急的天全河就从两山缝隙里潺湲而过。这里，古称碛门，盖因两侧山峰对峙如门，是进入藏区的咽喉要道。到了清朝，政府在这里修筑关楼，管理进出商贸，故又称为禁门关。如今，不论碛门还是禁门关，都是天全县城的代名词。

距早就荡然无存的禁门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家开设在一栋极为简陋的老房子里的

小吃店。小吃店没有店招，因旁边是川藏公路上的一座大桥，人们便把它称为桥头堡。这是一家十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网红店，店里出售的食物只有两种：**鸡肉抄手**和**麻辣鸡块**。

“出了禁门关，性命交给天”，这是几十年前天全背夫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进入藏区之前的最后一站，出了禁门关，意味着从盆地进入高原，意味着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险，意味着不动声色的高原和林莽里充满令人窒息的杀机。只有当背夫们顺利地把茶叶背到康定，再背着康定的羊毛顺着古道一步步走下高原进入盆地，遥遥地望见对峙如门的碛门时，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才会油然而生。于是，哪怕最贫困最节俭的背夫，也忍不住要到路边店里买一碗酒喝。

这种潜移默化之风俗，慢慢演变为后来许多自驾或是骑行**入藏者的仪式**：进藏前，在天全作最后的休整与补给，其间一定要到桥头堡吃

（上接10版）

走到村子最西边，一栋废弃了大半边的木屋旁，有一块小小的台地。台地上，杂草过人，草下横卧着一株树。树早枯死，没有树叶，甚至也没有枝桠，只余下光秃秃的树干，叫人无法分辨它到底是一株什么树。走近细看，树身上有许多用刀刻下的痕迹。

李存刚告诉我，背夫时代，背夫们从天全县城或是始阳镇领到茶包子后，家人一般都会送到甘溪坡。在这里，家人依依惜别，看着背夫佝偻的身子，慢慢被远处的林子和山岭吞没。由于路途遥远，沿途又杀机四伏，背夫的行程常有不测。为此，**背夫与家人分别前，就在路旁的这株大树上，用刀刻下一个记号，并约定返程日期**。到了约定日子，家人见背夫没回来，就到树前去察看。如果发现当初刻下的记号被削去，就表明背夫已经从康定安全回来，并到天全或始阳去排班，准备下一次行程了。如果记号还在，那多半凶多吉少——背夫还没有回来，他们要么因种种无法预料的原因耽搁在路上，要么作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大约就是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刻画